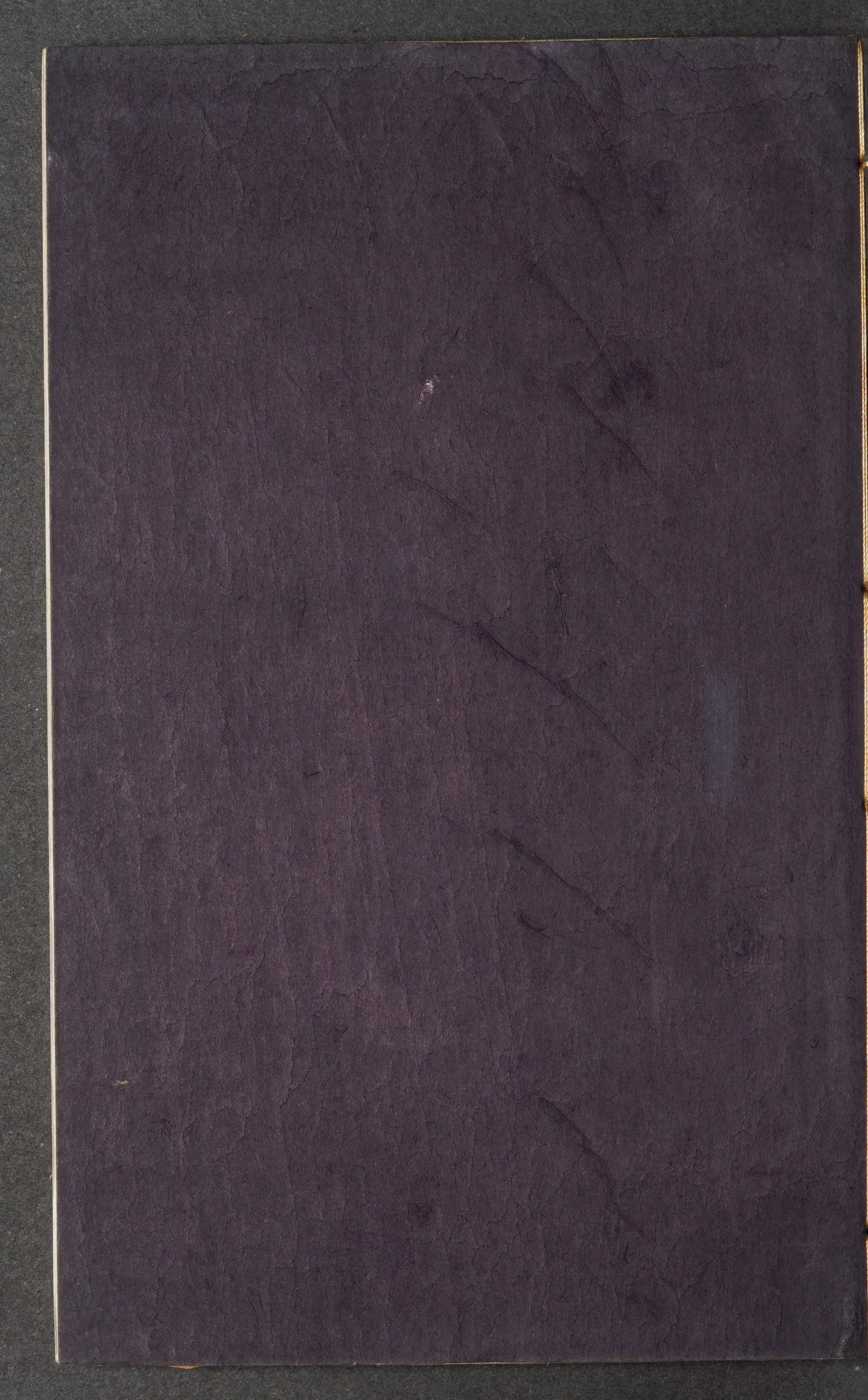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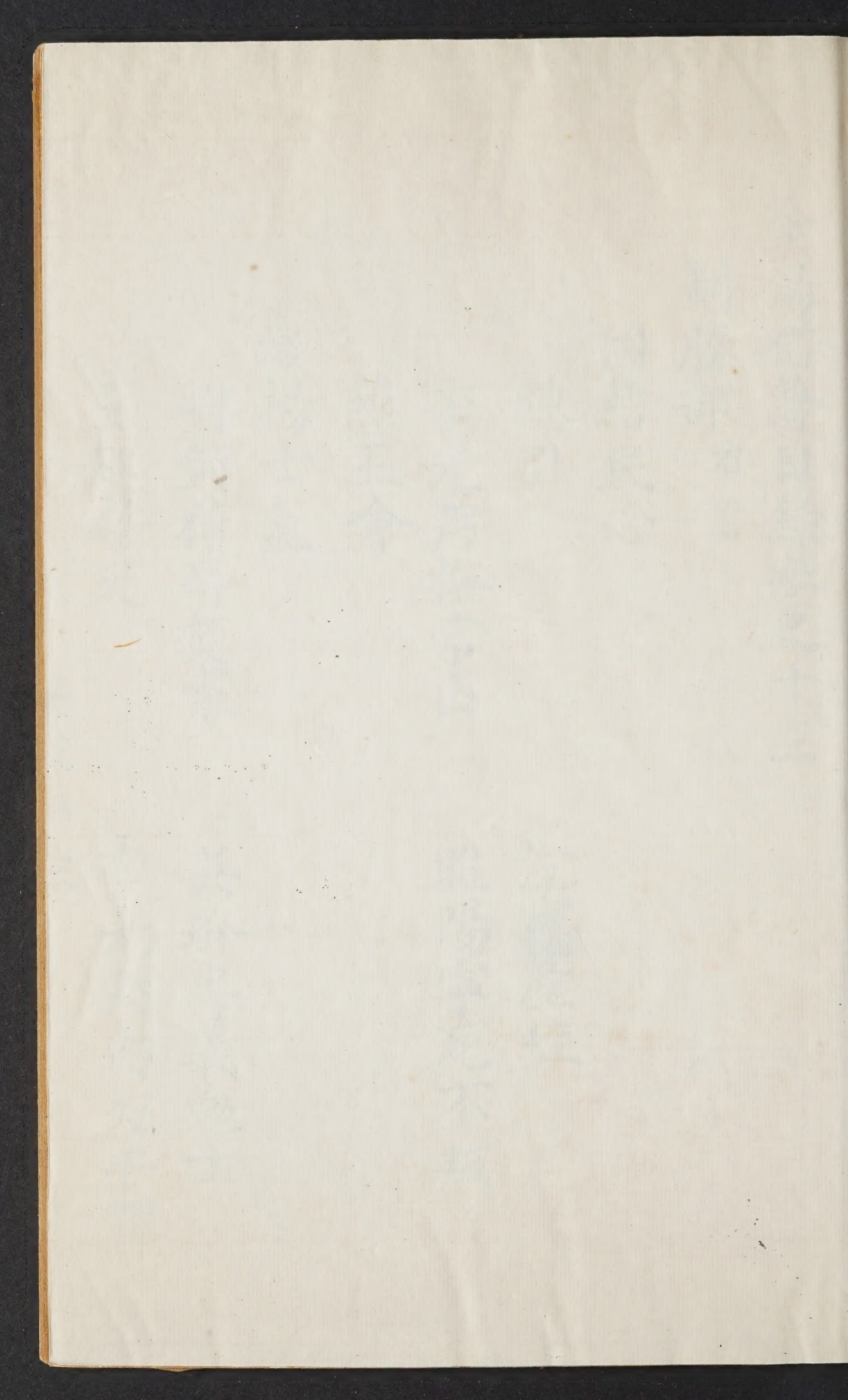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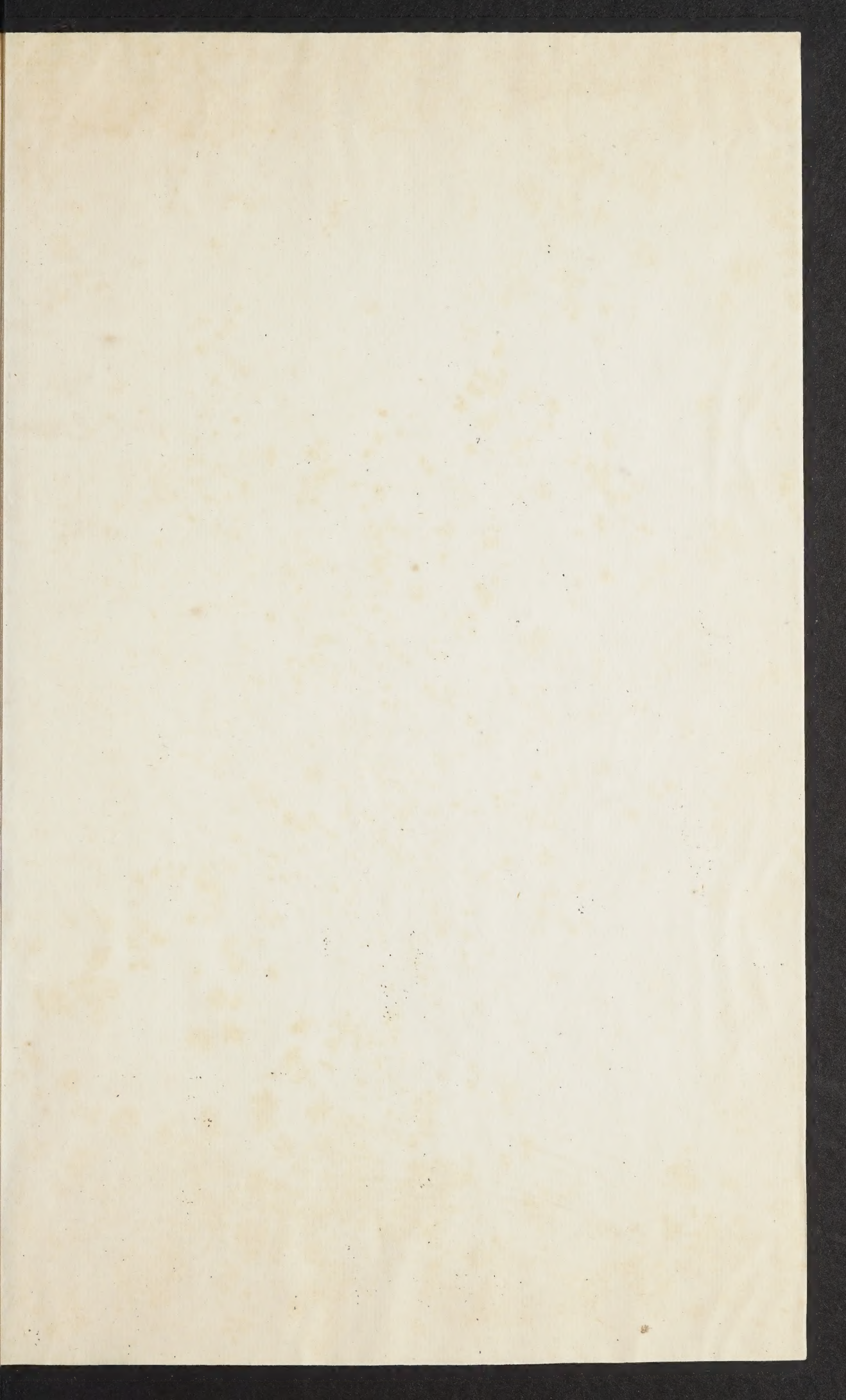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目録卷之十三

制勝部 有引

張巡誓死　李光弼古以下韓

劉[illegible]積薪欲焚　吳將史義多士

激揚士氣

燕王會

李光弼集帝山　睢陽鎭死不叛

鐫引　沈竈產蛙

固結民心

制勝銘 有引



德宗引咎　張伾鬻愛女
楊慶復厚給糧賜　楊烈婦重賞
李政散財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邊居誼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羊侃安衆
庾域題空倉　王羆開誠示衆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張巡折賊
渾瑊折賊　　王文郁折夏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陳泰斷姜維
朱桓斷夾石挂車　　王軌鎖清水
吳玠伏神坌　　吳玠伏河池
种師道議扼河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术

誘攻城

虞詡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崔乾祐

李雄誘羅尚　鐵鉉誘靖難兵

誘戰

劉錡誘兀术　于謙誘虜

佚能勞之

夜擾

張巡鳴鼓嚴隊

史思明掠抄官軍　劉錡夜斫金營

畢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罷王師

飽能饑之

祖逖邀擊趙糧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鹽米　劉錡鑿金糧船

畢再遇焚金糧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敵則能戰之

總引

漢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錡順昌之捷

吴玠吴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扈再興襄陽之捷

右亨京師之捷

少則能守

耿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瓠　　沈璞臧質守盱眙

羊侃吳景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壁

昌義之守鍾離　張巡守睢陽

渾瑊守奉天　　趙犨守陳州

杜慆守泗州　　李嗣昭守潞州

周德威守幽州　王稟守太原

孟宗政守棗陽　鐵鉉守濟南

内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不意奮擊

突門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李光弼　夜縋人

寢兵絕鼓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張孟談潛見二子　慕容廆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形

廉范縛炬爇火　虞詡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張守珪置酒作樂　張齊賢列幟燃芻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譏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蹙之
宸濠力憊鼾睡楊銳乘而襲之

認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取賊箭
槀人得箭　　青蓋獲矢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村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焚賊糧草

張巡焚賊鹽米　畢再遇焚金糧草

靜

祖逖下城靜坐　劉錡城中肅然

暇

諸葛亮掃地却酒　蕭道成解衣高卧

寇準飲博讙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張[illegible]兵分數替

飽

劉錡坐餉戰士　張[illegible]更迭食士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客

李光弼

選將安邊

金湯借箸目錄卷之十三終



金湯借箸卷之十三

京口 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 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 王孟申元嶽甫 叅閱

制勝部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生死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着何如耳輯制勝

固結民心

總引

黄石公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閉守已固矣許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原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

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竈產蛙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伯怒帥韓魏之

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

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自顔杲卿死後都為戰區露胔蔽埜光弼酹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悦

睢陽寧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廪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殺妾殺奴不成話矣括食婦人老弱更不成話矣然民至此寧死不叛固結何如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内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不固結之禁如此如此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于是軍士皆奮

有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之意

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刃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吳玠忠義勉士

黃石公曰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謹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張巡誓死

慶緒遣其將尹子琦趣睢陽巡與許遠拒郤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于鞾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將戰內刀于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

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伾鬻愛女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

守戰甚苦伍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繇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

畢竟厚給粮賜是主若口惠而實不至吾未見其能濟也

為慶復所奬拔且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烈婦非侃之妻侃之師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

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
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
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
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
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狥曰以丸石擊
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
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
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
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

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甞夜劫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邊居誼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邊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李小有曰既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也豈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

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葉葉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李小有曰夫攻之與守彼上而我下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

不待小危而数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輒為錯愕正宜有以曉之耳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恂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庚域題空倉

魏圍南鄭数十日城中恂懼庚域封題空倉数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

固守衆心乃安

周臺公曰晉侯圍曹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張睿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千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擊人心懼則掩氣最為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為何如人耳

王羆開誠示衆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

亂於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羆聞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委于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

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众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

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直
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
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
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
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
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
安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丘城下衆懼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

靡職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再輕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邀截歸路

費禕據三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據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

朱桓斷夾石挂車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軍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于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護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拠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水清河之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河之口水勢漸微舟礙

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麾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没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

吴玠伏神坌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吴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

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
其歸路又敗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議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
何如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
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
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幹离不退師北去京師觧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抎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周臺公曰來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殷鑒不遠杞憂空切鄭侯真漢相也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

王之兵無一至者惜哉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及兀朮縣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

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
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
者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
兀朮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
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
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
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

神速

無意中得一幇手愈覺有興

出金師前後数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又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黄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

要走走不得
奈何

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
之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
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
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
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
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
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
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

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周臺公曰截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兀朮絶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即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虜而薄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惰歸者皆令得志飽颺往事誠難追矣今且直入内地恩扼吭以困我以予視之特穽中孤豚耳豈可令虜卿以窮愁著書終哉

誘攻城

虞詡誘羗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以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犇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犇鍾山者 上同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

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取咸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犇何也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願為内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

宮氏內應或作暗號豈有敢鳴螺鼓不懼呂氏有覺之譴操何不智耶

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響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臂鬚髮盡皆燒毀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誘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内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于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

鐵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

士開城門候　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誘戰

劉錡誘兀术

兀术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錄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

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觧甲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
有毒故誘之
于謙誘虜
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
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
于謙設伏于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
薄我伏發敗之

有伏故誘之

佚能勞之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不必拘）炤依敵粧敵哨約為暗號每遇晦夜雨雪賊忽略倦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聚散倏忽人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為下着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

許放進此之謂鬼兵密如鷺探速若鶚擊非敢
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齊放轟營亦可
張廵鳴鼓嚴隊

尹子琦復攻睢陽張廵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
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廵乃寢兵絶
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觧甲休息廵與
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
出直衝賊營斬將甚衆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趨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畢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环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飽能饑之

祖逖邀擊趙糧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後趙運糧饋豹逖潛使邀擊獲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塹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

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旁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繇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丘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

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还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其舟

畢再遇焚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謀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御枚至敵營各携火潛伏糧車間五

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遂空楚圍解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

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

亂渭乃自刎曰遂成竪子之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甞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廹無計琨乃乗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懐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敵則能戰之

總引

周臺公曰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區區如今者塡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奇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别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

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
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
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
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
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咸怒
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
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
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
皆曰喏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

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
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
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
数十重列營百数鉦鼓之聲聞数十里或為地
道衝輣積弩亂發矢下如市城中負戶而汲王
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
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
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

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珤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乗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

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于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丘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丘城中薪水竭巡紿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陳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

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尹子琦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
摧其餘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
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
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
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
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
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剡
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

使齊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琦乃收軍退
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鐵騎數千兀朮在汴聞
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
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
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
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
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遁援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

鐵浮圖步兵也

拐子馬騎兵也

痛快

棄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

分遣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髮鬚而遁

兀朮撤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人援先以書牴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

吳璘

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

吳璘

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

吳璘

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

姚仲 吳玠 王喜王武 吳玠

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阨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孥來劉夔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